

湖海文傳

第二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五十

青浦王昶德甫輯

墓表 墓碣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朱筠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
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竝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
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
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
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
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
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巋然
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

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
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
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
謁筠于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
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
改葬先生於縣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故
無所見聞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
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白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
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
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
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
隸崇正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

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堦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耻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曰陳梵誦經營窻窻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沒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

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鏜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歎曰吾哀若所學誠學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耶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塈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戢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

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厯將軍施琅征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閒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人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曾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眾厥明諸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涖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於階童子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旣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

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
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
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
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
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
喜言硯蠡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人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
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於柵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
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
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
敬之而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
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
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不敏先生旣

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托
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
大任良知曰伊孟出蠶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
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戢山懋功祇悔而復藥羣髡
狂謐寧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戢山劉子傳綿綿姚江浙東以
醇江西以正良知躋蹕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定園槩
折槩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以身鉉暨彪
佳白首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義纂言死復生不赅何千萬年
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
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於斯作宋
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
璞完厥有徵作前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璧載

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尙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間從宗義問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臯從海外芙蓉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又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

獲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
兼承其業自先生沒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筠謹案表
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
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
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於昌黎韓子所以
銘施士丐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奭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
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
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視斯郡土脉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
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鄉先生耶

翰林院待詔小湖高先生墓表

沈大成

翰林院待詔小湖高先生旣葬之十四年叔子中書舍人羽

翼踵門告曰先君之沒也子之師宮允黃公實爲之傳而墓上之石未刻敢以爲請余往居東郊時曾奉教於先生而舍人又同志於古者也爰不辭而爲之書曰自俗學盛行士皆溺於故習而不知反諸古蓋舉世之通病矣有好古讀書之君子出焉或且以爲駭人之而其說大明其人已逝往往有不可及見之恨不朝夕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也先生幼承太常公之訓長親炙秀水朱檢討而交吳中惠紅豆何義門張匠門諸名士故嗜古最深而痛絕乎流俗自受

仁廟知特奏名出身應奉文字十一年乞假歸優游林泉者又二十九年始捐館舍齒八十有七矣先生旣繩家美又得檢討諸公之揚挖故其爲學一本於經史而尤長攷訂其說古今典禮皆有据依其爲詩專尙唐賢其商榷一集足爲五

言程不止備郡文獻也先生爲人守正而剛其講學獨宗漢
儒其持論堅其與人交不阿故其從宦有陰倚之者居鄉亦
不滿於庸眾之口也吾郡之文苑開於二陸梁陳則陸佐公
顧希馮唐則顧逋翁父子元則陸宅之曹貞素明則管時敏
袁景文陸子淵顧士廉其季也幾社陳夏諸公代興競爲極
盛 本朝則吳日千王玠右王雲士三君子狎主敦槃而金
天石田髯淵盧文子三輩二周諸先生後先推激而春藻大
雅發聞於時先生出而專以古學教人當其時雖斷斷不能
信從旣沒而異論熄大名垂數年以來吾郡之好古者輩出
無不躋先生而樂推之所爲聞風而興起也余禱昧近先生
之居思欲盡先生之學頻年奔走歸而宰木拱矣然余今日
之知從事於古而不迷其所趨者實先生有以啟之先生諱

不騫字查客晚自號小湖郡之華亭人葬於乾隆某年某月
日墓在某縣某鄉之原其事迹具官允師傳中特表其有關
於吾郡之古學者以諗於後云

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
王鳳喈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
勤搜典冊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
虜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
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
深崛竒旣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
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
經同異裒輯爲多是時奉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鈎

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
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未泣任
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
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据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僞學耳所著
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
史注二十卷小學鈎沉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烏虜
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
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楊雄羽獵之作而乃
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
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沉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留掌制敕旋
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耳或又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
顧甯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

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旣卒之四月弟大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幼植之墓

處士陳先生墓表

錢大昕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他師真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骹骹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芻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

同根人心誦其言者眾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
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
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與於身
心乎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
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
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始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
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自給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
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呼爲小朱文
公君以爲誠然歛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甯化雷公鉉
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留署中
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以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於
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理益淵邃而言極平易間出一

二新意或疑與註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菴以講學名或言君爲確菴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懼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誚然聖賢之言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飫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於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洵加於人一等哉予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旣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非能知君者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